

# 雏凤清于老凤声

——郭凤诗文集《与你同在》序

■牛明领

初识郭凤，在中华龙族网诗词歌赋板块。又见郭凤，壬辰四月西花园诗词笔会。尽识郭凤，邮箱内一部书稿。留言邀我做序并直呼老师，面对年龄与我儿子相仿的郭凤，我苦笑片刻，默认称呼后开始阅读她的作品，诗歌、散文、格律诗词三大板块，分别以“宛丘新诗”、“宛丘散文”、“宛丘古韵”冠名。挑灯读书本来人生一大快事，郭凤文稿更让我直至五更鸡鸣！掩卷而思后，我发短信告诉她：莫再称师！我们原来同校同系，很多课程一个老师，师出同门，晚我二十年而已。她很快回信说诗友都这样称呼，我说你们联合逼我就范，她大呼：联合万岁！

郭凤的散文隽秀、清丽，从“教苑况味”到“至爱亲情”从“时光微凉”到“围城冷暖”，最后“写给儿子”，日记的风格，散文的形式，用诗意的语言记录着一个初出校门的大学生到为人师、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过程，时光在字里行间流淌，岁月在爱恨交织中消失，“我们曾经年少轻狂，曾经单纯地在十二月的寒风中坚守六月温柔的承诺，曾经幼稚地幻想爱能征服一切，曾经不惜长途跋涉寻找梦中的家园，直觉得自己正一天天地把年轻兑换成沧桑，把热情悄悄地幻化成冷漠。十八岁时的单纯遗落何方？二十岁时的热情又归向何处？在日益老去的岁月里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现实日益磨去线条和棱角……”如此优美的文字，文耶？诗耶？很难准确判断。透过散文，我们看到了她三尺讲台的粉笔生涯，读到了她温暖家庭的至爱亲情，感到了无情岁月带来的时光微凉，体验了三口之家的围城冷暖，倾听了茶余饭后的内心絮语，感知了用人间大爱写给儿子的一片真情！没有虚伪的掩饰，没有豪华的语言，更没有无病呻吟的赘语，有的是“第六节课”“考场众生”的坦率和直白，有的是“开一扇窗，给母亲”“青春无敌三姐妹”的真诚和至爱，有的是“男人的眼泪”“我怎么哭了”的生活素描，在酸楚和甜蜜中“盘点先生几大优点”，有的是“长夜有歌”“今夜无眠”的人生感叹，端起一杯咖啡，在岁月的感叹中悟出真情，然后“给心安个家”。四岁多的儿子，生气的模样、病中的呻吟、不断制造的惊

喜，琐碎平常的细节，酸甜交织的生活，都被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成多彩多姿的生活美景，透射出女性的细腻和柔美，展示了作者秀外慧中的大美气质。读到此，我敢断言：作者的家庭肯定幸福美满，知书达理的女人不仅可以字字珠玑的文字展示一个美好的世界，更能操起一个温馨和谐的小家！

新诗在郭凤的集子里占有不菲的位置。正如作者的散文一样，隽秀、清丽、细腻、柔美是全部作品主色调。诗是心灵震撼的记录，是心中块垒喷薄而出的激流和岩浆！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，值得世上每一个为人夫、为人妻的男人、女人深思和自省。面对无边落叶、秋风秋雨，听到更多的是“孤雁来时，塞管声呜咽”的哀叹和悲凉，也有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豪迈和激越，而作者笔下的秋天，是一幅柔美的图画，是一首隽秀的小诗，那柔和的夕阳，萧飒的秋风和“受了秋风蛊惑的树叶”，无声地传递出一种温柔的美、自然的爱。冰封雪压的严冬，作者选取了雪花这个精灵的天使，用拟人手法描述雪花的调皮、可爱，“笑看你和许多人暖昧，心中却没有丝毫醋意”，读此诗句，能驱散三九严寒、大漠冰雪！热爱生活、倾心美好才能有此美好的意境和诗行。

接下来的作品里，我读到诗人与酒、诗人与茶、诗人与爱情、诗人与生活、诗人与疾病等等纵横交错的情景纠葛，自古诗人善饮，而且海量，郭凤酒量如何不得而知，但是“与父亲对饮”是一种亲情的融合、大爱的沟通。品味香茗，自然别有情趣，然而作者不是品茗，而是观茶，“一身清醇 不胜娇羞”“轻轻举你到唇边 却犹豫着，不知该喝还是看，就这样和你默默相望”，老生常谈的话题，别出心裁的视角，透射出作者的新锐思维、别样情怀。诗人与爱情、诗人与生活，篇篇新奇，字字珠玑，读之令人击节。最让人心痛的是诗人病了，“在这凌晨三点的时刻 世界睡了吧 在这凌晨三点的时刻 咳得厉害 摧肝裂肺”，此时此刻，那个粗心的先生因为工作，或是因为分隔两地，总之应该在她身边的他没在身边，于是一句“病了一切都病了 连同世界连同爱情”的呐喊，同样撕心裂肺，震耳欲聋！

格律诗，这个古老的国学精粹，有着严格的格律限制和用韵规则，写格律诗的人被认为患有“文学强迫症”，或戏称为“带着手铐跳舞”。南宋时期的平水韵一直沿用至今，其中很多读音与普通话大相径庭，因此让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。当今诗坛，格律诗作者凤毛麟角，且多为白发皓首的老者，退休之后把玩诗词、练书法作为益寿延年的锻炼方式。然而，2012 年周口诗词学会淮阳西花园笔会上，我看到了一道不同的风景：郭凤，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子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带着打工妹一样的羞涩和腼腆，在诗会上停留片刻即匆匆离去，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就消失在花海绿阴之中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，也没有人关注用餐时的座位是否空缺，之后作品搜集时，作为主持人的我根本就忘记了这个来去匆匆的靓女，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晚间上网，一组十首描写西花园的七言绝句赫然网上，署名“宛丘女子”。格律工整，语言精练，通篇充满婉约、清丽之秀。第二天的《周口晚报》上，登载了西花园笔会的诗作，郭凤这个名字，连同她秀美的诗句一起进入了大众的视野，也融入了周口诗词界的阵容之中。从此以后，诗词界的采风活动自然有她，重阳登高、固陵探访、风雨狄青墓，都有她的新作。屈指可数的七个月，送到我案头的书稿中，格律诗词已有五十首之多，其中不乏精品佳句。我不知道郭凤这个八零后为何走上格律诗的独木桥，也不知道这些平平仄仄的“清规戒律”如何被这个年轻人运用自如，只看到入选的几十首作品中，不乏“四季咏荷”、“细品桃花”、“风雨狄青墓”等上乘之作，透过这些客观现象，我坚信郭凤这个灵秀的女孩子，确实有文学的天赋和诗人的气质。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写到这里，我自然想起了这句唐人李商隐的名句。我辈不才，自然不敢与先贤相比，但是，作为年轻后生的郭凤，确实是一位才华横溢、清音绕梁的雏凤！因此回到原来话题，我一个宦海浮沉半生，如今秋染双鬓，碌碌无为的老朽，岂敢乱为人师！

愿拙文成为郭凤文学道路上的铺路石，助这位文坛新雏早成彩凤，展翅高飞！

分享悦读

读书有感

## 我看《晓说》

《晓说》一书，高晓松以独特的个人视角，犀利幽默地解读历史与热点。说到中国流行音乐为什么总是不行，高晓松认为这得怪老祖宗。音乐是傣族的文化、维吾尔族的文化、蒙古族的文化，因为他们用音乐记录了很多东西，史诗一样的东西，人家血液里流淌的就是音乐。然而，音乐却不是汉人的文化，因为汉人的文字进化得太好了。汉人七步能成诗，作词能力是作曲能力的一万倍。所以，汉人的音乐素质可以说是先天不足，只能拿音乐当数学去学，当然学不好。这显然是音乐人高晓松的独特见解。

《晓说》还讲镖局、科举是汉民族最独特的。在高晓松看来，如果没有科举，很多东西就传承不下来，因为没人去念那个书；如果没有镖局，很多美好的武术以及江湖故事就传不下来。曾经因为醉驾入狱的高晓松，还现身说法，谈起了在美国酒驾的遭遇。他整理的世界各地对于酒驾的处罚，让人大开眼界：澳大利亚报纸上有个酒驾专栏，所有因为酒驾入狱的驾驶员的姓名，都会登在大标题下示众。马来西亚对酒驾者实行抓一送一的大酬宾活动，酒驾者连同妻子被关在一起，让妻子连夜教育丈夫。土耳其的办法最健康，酒驾者由警方押至城外 20 公里处，然后步行回城。美国以吓为主，有的被送到医院，去看护交通事故受害者，有的要看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片。高晓松的目的，不是简单地八卦一些花边新闻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索和借鉴的东西。

（中梅）

## 她陪伴张爱玲最后十年

——读苏伟贞《长镜头下的张爱玲：影像 书信 出版》



深夜从虹桥机场穿过市区抵达住所，苏伟贞看上去毫无倦意，我们点了沙拉，开了瓶酒，她穿着宽大的厚棉布白衬衫和蓝色牛仔阔脚裤，盘腿坐在沙发上，素面朝天，神情复杂而微妙，似乎是一点点的兴奋加一点点的感觉伤加一点点惋惜加一点点苍凉……“穿过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和她通信的十年。我想，我在给她的信中，一定是触碰到了她的某个地方，而我自己并不知道。我后来才得知，她并不是给每个写信去的人都回信，她却回了我那么多封信。我一定曾经碰到，不是作为编辑，而是，或许是作为小说家……碰到了，而又不自知地错过了”。

她是张爱玲最后十年频繁与之通信的那个人，不止谈工作，也交流日常琐事。作为台湾《联合报》读书版的主编，张爱玲很自然地成为苏伟贞最主要的约稿对象。话说当年的台湾文坛，从梁实秋到朱西宁都慕苏主编面

子，而她交游之广阔，从阿城到莫言都是她家座上客。她也是年少成名的著名小说家，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，就备受朱西宁青睐，主动写信留下联络方式，欢迎她进入文坛。“那时的台湾文坛啊……”她感叹黄金年代的台湾文坛、有一众大前辈守护着文学新人的台湾文坛，也就是在那样的黄金年代，她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通信。

这是两个小说家之间的通信，苏伟贞的自我介绍是从她自己的作品开始的，而张爱玲则盛赞她的作品“真是言之有物”。她们谈作品，谈稿酬，谈生活细节，她们的通信稳定而牢靠，十年中未有隔断。苏伟贞最记得两件事，一件是张爱玲常用的字眼：惶恐。她总是惶恐着给别人添麻烦，写信本身就是给人添麻烦，而她又总是遗漏、错过、补救这种那种的事。另一件是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，对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，寄圣诞卡是比写信更亲密的行为，更像是友人而非工作伙伴。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，有时到了第二年还是去年那同一款圣诞卡，可见她大约一次性地买了若干圣诞卡，然而可以寄送的人却那么有限……

苏伟贞得以在人所不知的细节中触碰到张爱玲，留下个人见证。同时，身为小说家，她的自尊绝不逊于张爱玲，台湾诗人初安民曾经对她说：人情世故最难的那部分，你懂，最容易的那部分，你偏偏不懂。懂与不懂之间，决定那道墙之高矮的，是一个人的自尊。这跟张爱玲在《天才梦》中的自评异曲同工。最后十年，这样的两个人有了交集，是读者的运气。

（陶媛媛）

更新书架



■《正能量》

作者：(英)理查德·怀斯曼

出版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英国大众心理学传播第一教授理查德·怀斯曼通过各种有趣新奇的实验，得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，以帮助所有身处人生低谷、长期焦虑、沮丧、消沉、自我怀疑的人。《正能量》还揭秘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可以影响我们的信念、情绪、意志力，并通过一系列的练习，提升我们内在的信任、豁达、愉悦、进取等正能量。当积极的能量被引爆时，我们的人生将会得到神奇的大转变。



■《中国史纲》

作者：张荫麟

出版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张荫麟先生的《中国史纲》是与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、吕思勉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并肩的史学经典。本书原为历史教材，张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、文化的发展、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。

张荫麟(1905 年~1942 年)，字素痴，广东东莞人。著名学者、历史学家。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，后留学美国，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曾任教于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，讲授历史、哲学课。除史学外，在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等方面都有相当建树。著作有《中国史纲》《张荫麟文集》等。张荫麟立志做第一等人，也终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中的地位。《中国史纲》是其人格、学问、思想、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。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其书的好处，在乎能动人，文章好，而题目不多，说得透彻。《中国史纲》成书在卢沟桥事变前后，在张荫麟看来，这时候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，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，是史家应有之事。他说：“若把读史比作登山，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，无论回顾与前瞻，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。在这个时候，把全民族的历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，作一鸟瞰，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”。